

85/90 再同学，永远的燃五

○利 斌（1985级热能）

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。转眼间，30年倏忽而去，不经意间，几道皱纹、几缕白发，已然爬上额头，映着这些年奋斗的岁月。回首间，燃五班当年的花样少男少女们，一切可还安好？翻检昔日相册、文件、信件时，把大学五年的时光一段段拾了起来，有写点东西的冲动，能想起多少就是多少吧，是为志。

学习，竞争是残酷的

学习之于清华，无需任何的描述。我国的教师节起源于1985年的9月10日，我们有幸赶上第一个教师节之际考进清华大学。当然，能够在1985年进清华园学习，那肯定是“全国精英”，不是省市状元，也必定是一校之学霸。学霸聚在一起，几年的学习，也得分个三六九等，竞争自然是残酷的。

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热力涡轮机专业1985级燃五班学生计30位，其中一位由于



热能工程系热力涡轮机专业 1985 级燃五班同学校外活动

身体原因顺延至五字班，他是1984级的陈明刚同学。老陈后来在清华上了硕士研究生，现在在招商局集团担任领导职务，学习和工作一直都是顶呱呱。

燃五同学来自五湖四海，各个地方的教育多少有所差异。大学不像高中，学校、老师盯着学，更多的是自我管理、自我约束，这方面做得不好自然就会掉队。很不幸，我并不太习惯大一的学习压力竟然大过高三的情况，加之是首次从遥远的南方来到北方学习，学习和生活等方面都不能够很快适应，学习上自然就落下来了。大学五年，印象最深的是大三“热力工程”期终考试，我竟然得了69分，名列全班后几位，但自身感觉不应该是这个成绩，较起劲来直接找老师对卷，果然是有道问答少算了7分。虽然加上这7分，三年以来总体成绩还是中等偏下，却也大大激发了我的学习热情，而且对北方生活已经逐渐适应，后两年我的成绩开始上扬，担任过课代表，“透平机械自动调节”以及“英语四级阅读”等科目都取得了好成绩。但已然时不我待，五年总评分，全班30人，我刚好是21名，居于班级后三分之一，但五年下来也并没有挂科，算是幸运。

五年的学习里，有不少趣事，遇到不少大师，可惜懵懂时光里未能珍惜，所学寥寥，愧对师恩。工程制图记忆深刻，齿轮、螺杆、虚线、实线……一堆堆削成HB、2B样式的铅笔，各种丁字尺、擦图片等繁杂用品。在清华学堂制图教室一待

□ 值年园地

一整天，面对完稿的A0图纸，自我感觉还不错。可等交作业时，一看到同学们如印制出来的图纸，信心瞬间受到一万点暴击！

对门182室的孙永忠同学个头不高，与我很谈得来，其学习极为厉害，微积分、中国革命史等文理科知识俱全，没见“头悬梁锥刺股”地用功，但永忠同学始终成绩上佳，标准学霸。1990年大学毕业那年，教育部门竟然取消了应届本科生报考研究生的考试，似乎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唯一一次，而永忠同学以班级总分名列第一的身份，顺利获得了硕士研究生的直接推荐资格，可喜可贺。

清华几门力学课程是有名的难，流体力学陆杭生老师，年纪约40岁，授课声音顿挫抑扬，“严格”两字牢牢印在脸颊上，是学校的“名捕”之一。期末考试时综合大题巨多，道道难度巨大。记得本班有一名女生各种耍赖就是不肯交卷，架不住“温柔攻势”的陆老师，破例允许其延迟10分钟交卷“助”她过关，一时成为笑谈。

宿舍，逐渐学会包容

五年的大学青春时光，绝大多数都是在校园里度过的。当然，纯工科的男生宿舍并不是社会上流传的那样“脏乱差”，其实蛮光鲜，起码被褥整齐，暖水瓶每天都是满的。

记得燃五班同学分住一号楼154、181、182及184等4个寝室，五六个人在十来平米的空间。班里大部分同学是1967年属羊的，我1968年属猴的，上学较早。1985年时值17岁进清华，但班里还有1969年属鸡的，所以，我在班里只能算是年龄偏小。朝夕相处，几年下来，虽然同学间年龄相差2至3岁，甚至到5岁，但每个宿舍

都会形成鲜明的特点与自己的小文化，象牙塔里的学习、生活简单纯粹，男生宿舍不乏很多有趣的时光，包容与尊重逐渐形成。

我大学前三年所在的181室，宿舍里3个北方人、3个南方人，宿舍长大家推举的是老杨，他高中时期就已经入党，班里无人能及，所以大一时传忠同学就是班里团支部书记。老杨生活极为规律，晚上九点半下自习回宿舍，洗脸刷牙完毕后，上床听英语，十点准时“跟着熄灯睡觉”，无论节假日一律如此，大咧咧的很有人缘。

隔壁154室的锡明同学爱玩，经常组织打桥牌，连带我也跟着他学会了计分、算牌。锡明同学有躺在床上看书的癖好，奇怪的是，他的视力却从不下降，到毕业工作后依然不用戴眼镜，其现在成为管理近千人的企业老大，是燃五班中少数几个仍在从事涉及本专业的“学究大拿”之一，当前正在推进企业IPO上市，厉害了！

还有154室的建华同学，体育课选修了篮球，大四时，他已经可以运球过人。而182室的林进挺与184室的姜从斌等，不知道从哪天开始，一起学会了吉他弹唱，晚自习回到宿舍后至关灯休息前，两个寝室“琴瑟相和”的吉他“小夜曲”，保留到了大学毕业，成为同学们一直以来的“笑资”。

另外，上世纪80年代末的校园流行寒暑假“勤工助学”。我大四时，勤工助学主要是帮忙在教室间搬运课桌，一小时5元钱一天10元钱，一个暑假下来挣到人生第一个200元。“心花怒放”之余与一起搬桌子的马云翔同学，骑车到中关村“海淀市场”，不知道现在叫什么商场，老马买了人生的第一套西服，我买了双新球鞋。回校后我们又一起美滋滋地到照澜院，喝啤酒、撸烤串。

爱情，懵懂间与我无缘

大学里对爱情都是渴望的。燃五班有“五朵金花”，成绩、气质及外貌等均属于“上等”，在“男多女极少”的理工科学校，惹来众多理工男“争相追逐”。我进入清华后，学业上并不顺利，大一、大二基本上是班级的后进生，在来来回回的“学习、复习、学习”中，将热情与激情消耗殆尽，对班内、同年级的女生决计不敢想象。

大四暑期参加校内勤工助学活动，有机会结识了低一年级的一位可爱漂亮的、到清华“串门打工”的北大小师妹。傍晚在西操散步，我内心挣扎了很久，也没明白这到底是不是“爱情”。一次勤工助学结束后，送她回宿舍，整个后背都汗涔涔的。那可是九月中旬的北京，天气微凉了。后来得知师妹学习巨好，在学业至上的清华，学习成绩不好总有些自卑，我的“校园爱情”最终只能埋在心底。

最初是高中同学之间的书信来往，后来是学校食堂在周末挂上霓虹灯举行舞会。清华男生对周边学校女生应该有一定的吸引力，有联谊“变现”脱单的，有老乡变情侣好上的等，陆陆续续地有同学谈恋爱了。李军兄是我们大家伙艳羡的对象，高大帅气的老李带着漂亮的女友在校园飘过时，很是引人注目。

嘉栋同学则找了位长头发的美眉做女友，既漂亮又大方，还是隔壁学校的，他俩一起打羽毛球时，简直

就是“青春正芳华”。

多年后在南方经济开发区工作结婚时，我才想明白，大学里的恋爱像足了小孩子过家家，但或许是那时我真的并不懂爱，总之，校园爱情与我无缘。

结语，清华五字班

从清华毕业30年了，初出校园，步入社会，寻找工作，培植事业，塑造自我。这当中，我们每一个人，都经历过起起伏伏，或顺或逆，或悲或喜，却始终怀揣着对前程的一份执着。因为我们明白，没有背景，只能用努力支撑着自己前行。

30年来，恋爱婚姻，孝敬父母，教育子女，秋月春风，执手余生。这当中，我们中的每一个人，都经历过岁月打磨，或苦或甜，或争或吵，然后都过来了，而且曾经以为的漫长，现在想来却恍如昨天。

永难忘记的是当年毕业分别时，那一个个相送，一次次话别，那何尝不是给自己的青春画上一个句号？

永难忘记的是步入工作岗位时，那一声声欢笑，一双双目光，那何尝不是我们



热能工程系热力轮机专业 1985 级燃五班毕业合影

□ 值年园地

开始新的人生？

永难忘记的是2010年毕业二十年时的重聚，望着同学们渐渐离去的身影，心里涌出酸楚与不舍。也许在那一刻，我们才开始懂得，1990年，我们人生第一次大学毕业时，同学们是怎样的一种心情。

然而时间并不会给我们太多的不舍。

站在50岁出头的窗口，尽管期待着我们还有下一个30年，但是这个30年，就像当年毕业季的一个一个送别，“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，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。”下一个30年，真的并不是每位同学还能相见。

这就是人生。走过的路多了，难免喜

欢起苏轼的一句话：“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”——人生就是一场艰难的旅程，每个人都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，或走或停，就这样慢慢地走完人生的征途。

但是还有下一句，“但愿初相遇，不负有心人”——我想，已是半百之年的我们，没有人以为这是情话，只愿当初认识的那个你，不会辜负我们之间的相约，正如这次清华大学1985级1990届毕业30周年庆一样，“85/90再同学”，愿我们还是当初的清华五字班。

亲爱的燃五班同学们，感恩，在最美的青春年华，有你、有我，一起走过……

（特别感谢杨传忠、马云翔等叙述补充）

我的同学

○何朝晖（1985级机械）

1985年我们入学的时候，校园里到处悬挂的是“工程师摇篮”的标语，可能大部分学子的人生愿景也是成为一名工程师。时过境迁，30年后，从清华园走出去的工程师们个个都是清华的骄傲。

老柳，字成林，河北唐山人，身材修长，现在是硅谷某IC企业的资深专家。老柳平时话不多，从不人云亦云，但人缘极好。他表达不同意见的时候，总是招牌式地“嘿嘿”一笑，然后冒出一句“把你牡丹得”（意思是“把你美得”）。

保国，姓吕，山西运城人，读书特别认真。我们上学那会儿，清华自习教室一座难求，班上的同学要到自习教室占座，只要告诉保国一声即可。保国毕业设计选择的是焊接材料方向，一天到晚在实验室磨样、看金相，枯燥无比，保国却乐此不

疲。保国如今是国内稀贵金属研究和加工领域的大拿。回过头来看，他人生开挂不是没有缘由的。

老二，丛波，因崇拜系主任潘际銮院士而报考了焊接专业。要知道老二当年的高考成绩可是名列四川省三甲，只要他愿意，进清华的任何专业都是毫无问题的。老二一口四川腔，说话特认真，如同他的学习和对专业的坚持。老二毕业后进入成都焊接研究所工作，后来创业，一直没有离开焊接专业。

除了老柳、保国和丛波，后来做了工程师的，还有丁正东、丁树森、朱利民、谭喜、华兵、韩学、冯卫东、郝建勇、王建锁、章勃等。

这里面的大部分人都有一个特点——酷爱足球。印象中，班里既没有艺术特长